

蔣家三代的 羅曼史

廣角鏡出版社有限公司



蔣介石風流倜儻的婚姻生活

——第一任夫人毛福梅

話說清末民初的中國封建社會，在「大男人主義」下，三妻四妾乃沿習成風；即使是一些喝過洋水而環顧宇內自雄的知識分子，也真能例外。

在那時代的中國，蔣介石先生先後會有過三位夫人，一位妾室，一位東瀛情人，這似乎也無足驚訝，畢竟他也是人，不是神。偏偏國民黨的史書，却有所忌諱，甚至刻意隱瞞。

這情形，更增加了蔣介石婚姻生活的神秘性。愈是神秘，民衆愈是好奇。

話說清末民初的中國封建社會，在「大男人主義」下，三妻四妾乃沿習成風，即使是一些喝過洋水而環顧宇內自雄的知識分子，也莫能例外。君豈不見，大外交家顧維鈞博士，風度翩翩、英俊瀟灑，以擁有數十名妻妾而週旋於西洋政要之間，自引以爲豪。而當時的軍閥、土財主，大幫會老大哥，如杜月笙之流，妻妾之衆，自不在話下。而一生爲革命奔走的孫文博士，年近五十，不惜拋妻棄子，與比他年輕近三十歲的財閥及老友兼革命伙伴的二千金，宋慶齡共締「紅

◀ 蔣介石奉化舊居，蔣與毛福梅在此生活過。



顏白髮」的革命婚盟，不顧老友及輿論的反對聲浪，並爽朗而可愛地說：「我是人，我又不是神。」

在那時代的中國，蔣介石先生先後曾有過三位夫人，一位妾室，一位東洋情人，這似乎也無足驚訝，畢竟他也是人，不是神。偏偏國民黨的史書，對這位國民黨的革命大家長蔣介石的婚姻生活，有所忌諱，甚至刻意隱瞞。目前，僅有董顯光氏的「蔣總統傳」及毛思誠氏的「民國十五年前的蔣介石先生」二書中，稍微提及而已。

這情形，更增加了蔣介石婚姻生活的神秘性。愈是神秘，民衆愈是好奇，本文只好娓娓道來，來滿足讀者了。

蔣介石，浙江奉化縣溪口鎮人。要談蔣介石的婚姻生活，只能隨俗，先從溪口的蔣姓家族談起。

溪口清末隸屬禽孝鄉，1928年，蔣任北伐軍總司令時期，改溪口鄉。隔了七年（1935），改稱溪口鎮。

蔣姓爲溪口大族，全鎮九百餘戶，蔣姓佔了五百，可見族衆之一般。

蔣家源從奉化三嶺遷修峯嶺，再遷至溪口落戶。蔣經國的祖父蔣明火，又名肇聰，字肅庵，即我們熟悉的肅庵公，在溪口鎮上經營玉泰鹽鋪，賣些糧食、煙酒、食鹽、雜貨等。

鹽鋪首創於蔣斯千，又稱玉表公。洪楊之亂後，奉化遇難，蔣家家產，毀於一旦，蔣老先生生財有道，和官府掛鉤，經營起鹽業買賣（清朝，鹽是專賣商品），家庭經濟，日漸富裕起來。1894年，老人去世，肇聰繼承衣鉢。

肅庵公先後結了三次婚，最後娶王采玉女士爲填房，王太夫人做過寡婦，做過尼姑。

肅庵公秉性剛直，處事公正，更好排解鄉里紛爭，熱心公益事業，但人生苦短，只活了五十四歲，而婚娶頻繁，先後結了三次婚。原配徐氏，生一子一女，子名周康，號介卿，女名瑞春。徐氏病故，續娶孫氏爲繼室，不久亦病故，乃娶王采玉女士爲填房。

說到王太夫人，頗有段來歷。



蔣介石與母親王采玉合照。

康瑞福、汪日章合寫的《蔣介石的故鄉》，交代的清清楚楚，抄錄如次：

「玉泰鹽鋪有個老伙計王賢東，是奉化葛竹村人，在玉泰鹽鋪廿多年，頗得蔣明火的信任。王賢東有個堂妹王采玉，年輕守寡，在葛竹庵帶髮修行，精於女紅，並粗通文字，能誦《楞嚴經》、

《金剛經》等經卷，經王賢東說娶撮合，還俗再嫁蔣明火為繼室，他就是蔣介石的生身母親。」

原來王采玉女士，做過寡婦，做過尼姑。

梅開二度的王采玉，共生二子一女，大兒子周泰，乳名瑞元，又名介石，後改中正，小兒瑞青，六歲夭折，女名瑞蓮，嫁玉泰鹽鋪學徒竺芝珊爲妻。（竺於1971年8月20日死在台灣交通銀行董事長任內）。

肇聰先生病故，蔣介石時年九歲，「一門孤寡，無可依靠」。《報國與思親》文中說：

「當時清廷政府腐敗，胥使豪紳依附權勢作惡，我家人丁單薄，遂成爲凌虐脅迫對象，沒有一日安寧，曾經爲田賦征收，被強迫攤派役使。」

《哭母文》說：

「地方上沒有仗義執言的人，族人和親戚們也多袖手旁觀，我家母子含憤忍痛，悲苦情況，無法比喻。」

蔣介石同父異母的長兄錫侯，趁父親去世，趕快另立門戶，王太夫人茕子無依，撫孤携幼的處境，可想而知。

王太夫人忍氣吞聲，一面誦經唸佛，求取心靈的安寧，一面望子成龍，嚴加督促蔣介石的學業。1901年，蔣15歲。「以門祚式微」的緣故，「早爲完娶」。新娘毛福梅，是岩頭村毛鼎和的女兒，家裏開祥豐雜貨店，家道小康，毛這年19歲（生於光緒9年11月2日），比蔣大四歲。女大於男，蔣成了一個不折不扣的小丈夫。可是在當時的風俗，稀鬆平常。迷信習俗上認爲「四年合局，大吉大利。」

蔣毛婚姻，是當時時代的產物，等時移勢易，不免淪爲時代的犧牲者，終毛福梅的一生，喜劇開始，悲劇終場。

蔣毛婚姻，是當時時代的產物，等時移勢易，不免淪為時代的犧牲者，終毛福梅的一生，喜劇開始，悲劇終場。

蔣毛結婚，鳳凰于飛的時間，少之又少，只蔣在寧波從師顧清廉（講學於羣城箭金學堂）讀書時，福梅伴隨半年多，以後蔣進保定，出東洋，奔走國內外，回溪口的日子，屈指可數。

但毛的出身，來自封建門第。在傳統中國的禮教束縛之下，講究三從四德，對丈夫除了百依百順，就是孝敬婆婆。大概受王太夫人的感染，虔誠信佛，吃日夜齋，豐鎬房樓上經堂內供奉觀音大士像。農曆初一，月半均為齋期，附近江口白雀寺的當家靜悟，雪竇寺方丈大勝、靜培，都成了豐鎬房齋期的常客。

蔣介石呢？婚後第四年（1905）聽從顧清廉的話，「青年欲大成求新，當出洋留學異邦。」東渡日本，擬進陸軍學校未果，因為需要保送，折返華北，入全國陸軍速成學堂（保定軍校前身）。翌年冬，考取留日試，再去扶桑，先入振武學校，1905，升入岡外史為師團長的野砲第十九聯隊為士官候補生。

回到中國的政治大環境，可以「山雨欲來風滿樓」來形容。慈禧和光緒，相繼歸天，而且一前一後，傳說是那個老女人下的毒手。愛新覺羅的後裔，奄奄一息，以紫禁城為代表的帝王權力發號中心，僅剩下那面褪了色的龍旗。新登基的溥儀皇帝，這年才五歲，少不更事，離不開攝政代勞，於是垂簾的垂簾，聽政的聽政，可把隆裕太后和親王載灃忙成一團。

不管時代多麼震蕩，對奉化溪口鎮上的小民，却絲毫沒有什麼衝擊。中國農民，世代耕種，但求溫飽，對政治的變遷，國族的興亡，一向非常冷淡。倒是鎮上毛氏媳婦添丁的事，泛起微微的漣漪。

正確的出生日期，是1910年3月18日，山區桃李爭艷的初春時際。那年頭，沒有婦產科醫院，只有接生婆，接生婆移樽就教，所以，經國的出生地，即溪口素居（即豐鎬房）。

她的唯一任務，好像是爲侍候婆婆和頑童丈夫而來，等丈夫稍微成熟，他又負笈遠遊，天各一方，飽嘗分離的苦楚。

迎接麟兒，祖母王太夫人最興奮，這些年，海天遙隔，不大看得見兒子，能早點抱孫子，心理上是一大慰藉。從此有人承繼煙火，該是觀音菩薩的恩賜，是虔誠祈禱的結果。

和婆婆分享這個快樂的是毛福梅女士，自奉父母之命，媒灼之言，九年前，于歸到溪口蔣家，她的唯一任務，好像是爲侍候婆婆和頑童丈夫而來，等丈夫稍微成熟，他又負笈遠遊，天各一方，飽嘗分離的苦楚。孩子降世的意義，特別是個男孩，在精神上稍有寄託。

孩子乳名建豐，號經國。望文生義，長大了希望將來成經國濟世之才。在當時，不過一種即興的靈感，自沒有人料到，65年後，果然成爲台灣的一號強人。包括孩子的父親在內，不過留日洗馬的吳下阿蒙。

因蔣先生滯留東瀛，關於經國的血緣關係，乃有種種的傳說。甚至說是伯父蔣錫候的兒子，過繼至蔣介石名下，一項最有力的佐證是，經國的舉止儀容，極少酷似乃父，身材短小，眉宇間，更缺乏父親的英俊瀟灑。

這些傳說，應該只有蔣毛兩人清楚而已。

經國出世的喜訊，不知是用書信，還是電報，傳到日本新潟，作為聯隊二等兵的蔣志清，聞訊一定雀躍不已，因毛思誠沒有記，董顯光略而未提，無從稽考。本諸常情，他的歡欣鼓舞，不下於結識陳其美，會晤孫中山。再為「吾家之必當有後」，而耿耿於懷了。



◀ 蔣經國從小由祖母帶大。

這種怕絕子嗣的孝道思想，根深蒂固，那怕是提倡女權的現在，沒有女兒不要緊，沒有兒子，茲事體大。蔣先生從傳統倫理的思想中培養出來，他不可能超越他生存的時代，因此，初做爸爸的蔣介石，他的心理狀態，和所有的父親一樣，認為是他人生歷程上的大事。

不過，父親和孩子初次見面的機會，延到第二年的夏天，和同伴張羣「托故假歸」，才看到取名建豐的嬰兒。

經國受到的疼愛，殆無疑義。
不過孩子畢竟是孩子，孩子需要同年的伴侶，在這方面，他寂寞得很。

獨生子有祖母、母親的雙重照顧，樂也融融，彷彿天之驕子。父親的仕途，不很得意，經濟上，卻揮金如土，無困乏之虞。常自上海，托人帶回一些洋玩意，逗得孩子直樂。

王太夫人唸經無懈，不是在素居廳堂，就是到附近摩訶祖師殿，閒暇弄孫含飴，享盡天倫之樂。

毛福梅性有潔癖，除了疼孩子，就是指揮侍婢蔣聰玲，打掃揩抹，忙個不停，務使豐鎬房內外，窗明几淨，一塵不染。

遇到正月十五，六月初六等大節日，返鄉的善男信女，扶老携幼，忙着趕廟會，迎神拜佛。老祖母少不了帶孫兒去向菩薩報到，順便讓孩子看看熱鬧。

經國受到的疼愛，殆無疑義。不過，孩子畢竟是孩子，孩子需要同年的伴侶，在這方面，他寂寞得很。毛氏夫人繼經國之後，就此打住。

蔣介石生性風流胚子，又到過東瀛見過世面，所以對於這位年紀比他大，又長得不是慧中秀外的毛福梅，自是看不順眼。當然，在外的艷遇和金屋藏嬌，當是蔣毛之間感情一直不好的原因。這留待後話。

蔣毛的感情，即使再壞，王太夫人在世一天，基於老太太的威嚴，或怕傷老人家的面，表面上，蔣介石與毛福梅至少要維持一個夫妻的形式。

但到了1921年6月，王太夫人溘然長逝後，蔣介石的婚姻結構立即發生變化。

毛思誠的《民國十五年前的蔣介石先生》，對這段婚姻故事有如下的記載！

「余葬母既畢，爲人子者一生大事已盡，此後乃可一心致力革命，更無其它之掛繫，余今與爾等生母之離異，余以後之成敗生死，家庭自不致因我再有波累。余十八歲立志革命以來，本已早置生死榮辱於度外，惟每念老母在堂，總不便以余不肖之罪戾，牽連家中之老少。故每於臨難決死之前，必托好友代致留母遺稟，以冀余死後，聊解親心於萬一。今後可無此念，而望爾兄弟二人，親親和愛，承志繼先，以報爾母，在生撫育之深恩，亦望以代余慰藉慈親在天之靈也。余此去何日與爾等重敘天倫實不可知，余所望於子女者，如此而已。特此條示，經緯兩兒，謹誌毋忘，並留爲永久紀念，父泐。」

這個訓詞的真實性頗成問題，恐係出諸蔣的授意，由毛思誠事後補進去的，好掩飾以後他和陳潔如結合的合法性。某種程度上，反映著蔣的心態。現在又堂堂正正，假「革命」的大帽子，遺棄髮妻毛福梅和如夫人姚冶誠。

**十年來，聞步聲，見人影，
即成刺激。頓生怨痛者，亦勉強
從事，尚未有何等決心必欲夫妻
分離也。**

而從一般史書中，亦印證了蔣介石「好色」而遺棄髮妻的說法。1921年11月，蔣介石寫信給毛福梅的胞兄毛懋卿，要求與毛福梅仳離，這封「休妻書」的

內容如下：

「十年來，聞步聲，見人影，即成刺激。頓生怨痛者，亦勉強從事，尚未有何等決心必欲夫妻分離也。不幸時至今日，家庭不成爲家庭，夫固不能認妻，妻亦不得認夫，甚至吾與吾慈母水火難滅之至情，亦生牽累，是則夫不夫，妻不妻，而再加以母不認子，則何有人生之樂趣也。……吾今日所下離婚決心乃經十年之痛苦，受十年之刺激以成者，非發自今日臨時之氣憤，亦非出自輕浮的武斷，須知我出此言，致此函，乃以至沉痛極悲哀的心情，作最不忍心之言也。高明如兄，諒能爲我代謀幸福，免我終身之苦痛。」

果然，翌年（1922年），蔣介石便在上海與陳潔如結秦晉之好了。

配合這封公開的「休妻書」，再細讀《蔣經國給媽媽的一封信》（見附錄），蔣介石的醜陋真面目，便可呈現在讀者的眼前了。

綜結蔣毛的婚姻，毛福梅夫人算不上紅顏，祇能說是薄命。她是時代的犧牲者，典型的舊式女子，沒有受過甚麼良好教育，和大多數她同一時代的女人一樣，出生在閉塞的中國農村，假使和其他的女人一樣，遵從父母的意旨，嫁個門當戶對的莊稼漢，生兒育女，做個「三從四德」的好妻子，就能太太平平地過一生。不過，命薄往往捉弄人，她的少女的幻夢，經不起時代的呼嘯，給衝破了。前人的經驗，「悔教夫婿覓封侯」，現在竟變成她自己的遭遇。夫婿非但郎心似鐵，個性更粗魯，動輒拳打腳踢，曾經有次，從二樓把她摔到樓下，對太太好比對士兵的辦法。這些慘痛的往事，在蔣經國的心坎裏，自然別有一番滋味。

至於毛福梅夫人與經國的情感，自是至深且厚。

經國的鴻鵠之志，是毛福梅夫人所無法了解的，「革命」使她丟了丈夫，現在又有失去獨生子的危險。

1922年的3月，經國第一次離開家鄉出遠門，經過寧波到上海，他的心情很複雜，先有失去祖母的創痛，父母親間的感情又不和睦，如今和母親要暫時告別，不免有些酸楚，而毛夫人望子成龍，也只好要擦乾眼淚，忍受孤獨無依的痛苦。

但長痛的時刻要延到1925年的10月，經國留俄。經國的鴻鵠之志，是毛福梅夫人所無法了解的，「革命」等新鮮詞兒，幾乎聽厭了，革命使她丟了丈夫，現在恐怕又有失去獨生子的危險。怎麼解釋，她也不懂，革命何以非到那個遠在天邊的地方。毛福梅流了無限眼淚，經國除了安慰，一樣涕淚縱橫，但是，改



◀ 蔣經國母親毛福梅長眠於浙江奉化。(墓碑由吳敬恆題)

變是不可能的了。

及至1937年，經國帶著妻兒歸來，這對毛福梅夫人，自是極大的安慰：

「她撈到了一顆水底的月亮，在她失去了天邊的太陽之後。這位老太太曾經爲了她的丈夫在西安遭遇的大不幸，焚香祈禱上蒼，願以身代。她相信這點虔誠的心願，上天賜還了她的兒子；她一直茹素唸佛，在那老廟裏虔修勝業。她對著這位紅眉毛、綠眼睛、高鼻樑的媳婦發楞。可是，那個活潑又有趣的孫女，卻使她愛不忍釋。這位洋媳婦就穿起了旗袍，學着用筷子，慢慢說着寧波話來了。那個夏天，他們這一小圈子，就在炮火連天的大局面中，過着樂陶陶的天倫生活。」

世上本就悲歡聚散無常，聚短別長，正是人間一大憾事。當兒子在贛南的政途上一帆風順，而且，好不容易闊別十二年後再相聚，毛福梅竟於1939年11月2日，在日機轟炸中而喪命，年僅58歲。

毛太夫人生前，經國屢次要接母親前往贛南而不果，其經過見曹雲霞女士的回憶：

「太夫人平日關心鄉人疾苦，深得鄉人愛護，他多次要接太夫人來贛南，太夫人都因捨不得家鄉人，而不忍離家。最後一次，蔣氏和夫人偕同孫兒女一起跪在毛太夫人膝前，央求一同來贛。並稱：太夫人如不答應，即長跪不起。這樣太夫人只得允許來贛，正收拾行裝，定期起程。消息傳出去了，近親和鄉人紛紛來到蔣府，聚集成羣，又跪在蔣府內外，懇求太夫人不要離鄉。太夫人感於鄉人的深情，終於決定『再不離鄉』，最後打消了來贛的念頭。」

做過奉化縣長的曹鍾麟先生（現天津市政協委

◀ 蔣經國引
觀蔣介石
與宋美齡
智鬥。



員)，追記如斯：

「一九三九年我在浙江省政府任秘書，有一天秘書長李立民突然慌慌張張地來找我，說是奉化縣溪口鎮被日本飛機轟炸，經國生母毛夫人在炸後失蹤，命我代表浙江省政府主席黃紹竑，晝夜兼程趕赴出事地點，尋找毛夫人踪跡。我奉命後即搭省府大轎車開往溪口，下車後，即偕民俠在豐鎬房附近的斷垣殘壁中進行挖掘，當夜幕降臨，終於發現了毛夫人的遺體。最初發現的是一隻胳膊，胳膊上戴有金手鐲。有人認出了胳膊上戴着手鐲的就是毛夫人。果然不久就挖出了毛夫人的遺體。我站到遺體前默哀致敬。當時，經國先生任江西省贛州專員，聞訊後搭黑色小轎車星



► 我要寫信
給我母親

夜兼程趕到溪口，一進門就抱起屍體，號啕大哭，旁觀親友也失聲痛哭起來，我亦難抑悲憤，連連落淚。」

一時找不到墳地，暫葬老太太生前唸經的地方——摩訶殿北隅，豎墓碑一座。遇難處，蔣親筆「以血洗血」，刻石留念。

經國喪母之痛，更勝「同志之愛」，無奈，處在他的情況，顧到後母宋美齡女士的顏面，無法學雷震，寫一篇「我的母親」。

經國對母親，始終親情似海，在他歷年發表的文字中，雖少提到生母，怕刺激到蔣宋美齡夫人，傷到父親的心，僅在江西時代出版的《我在蘇聯的生活》的自序中，吐露了他的心聲：

「回憶三十年來，始而寄跡海上，繼而留學國外，長離膝下，十有餘年，且因郵電不通，音訊久疏，母不知兒生死，因抑鬱以成疾；兒亦未能親侍湯藥，以娛慈母之心。」

經國喪母之痛，更勝「同志之愛」「手足之愛」，無奈，處在他的情況，顧到後母宋美齡女士的顏面，無法學雷震，寫一篇《我的母親》，而對母親的喪禮，也不敢鋪張草草了事。這種情境，對經國的性格，影響至深。留蘇期間，發表公開信，清算他父親那一幕，用字遣詞，比蔣的任何一個政敵，寫得還要無情和潑辣，但對母親，始終未有半句不敬的話，與其說是至孝，毋寧說是出乎內心的同情和憐憫，是一種條件下的反射。